

止齋先生文集

四

關化圖書館
kuan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外集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勅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禽見於費誓呂伋見於康王之初克世其美垂名六藝顯允魏公弼亮二祖咨爾後人宜自著見具官某踐修厥猷謀畧輻輳牧民馭士何鄉不可內史擢茲文昌論思績用甚茂稱者不容口也備邊襄州隱若敵國太上疇勞款徒秣陵而未果肆朕嗣服爰咨分閫托重留鑰莫如爾宜且夫金陵魏公之所經畧也元勳大節賡志未就歷年於此胡能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內寧外憂長慮者何事其究爾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寵嘉之可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邇換右監門衛大將

軍濠州團練使權知太宗正事

勅具官某自藝祖置太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本支蟬
聯世次櫛比而無或違職此之由可不謹擇之乎爾屬尊而
身修宦達而志無競爰自左選改畀南班秋以門衛之崇加
以戎團之峻甚尊寵矣益輯宗盟以綿帝系往其勉哉可

直秘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課賢勞耶則誰如汝多采民譽耶則誰如汝著况
久淹恤朕豈忘汝也江表將漕司存與留都相時蓋視畿甸
等耳煩爾調度以寬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替前績可

浙西提刑黃適知贛州

勅具官某粵從臺掾遂昇畿節不可謂不遭時矣章貢名邦
選牧為重而其民亦號難理夫地重則須宿望事難則藉容
德疇咨爾且就畀州組益究民庸毋曰遠外可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

救其等科目之制至嚴密也而繇學校進者則課其功緒蓋有不待試於春官而策之廷者焉亦既得雋矣肆予嗣服又拔其尤若爾某某者而即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盛哉可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一

官邵建 孫光祖 鮑信 陳孝慶 孫顯忠 夏震並同

救具官某環列之尹著於春秋書勞進秩則有常典爾其母憚煩使式克欽承則予汝賞不一而足可

湖南提刑趙不遇除江西提刑寺丞趙 除江西

提舉

救具官某等自江以西綿地數千里其吏善讀律其商善趨鹺茗之利而其田疇多旱潦部使者得其人則刑罰中而訟

銛之俗易禁弛散歛行而民不失業以是不過詳刑湖湘不
偏聽於單辭爾率職省寺謹厚而無失其以不過序遷臬
司為庾氏皆王人也觀省風謠布宣德意可不勉乎可

張縯除直秘閣官觀

敕具官某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
自飭此吾烈祖所以實諸冊府上皇以為郎若鄉也晚分郡
符數上奏計雖不見察於部使者而見直於言路而秉心無
競固請解組成爾素履歸休外祠還爾舊著寓直迺閣尚對
新渥以為後圖毋若考槃永矢弗告可

江東轉運判官劉頴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贊書擇牧吳門又分符竹爾亦喻
朕指乎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
彌節而為劇郡所以獲游及之有餘引以自近則置諸扶風

馮胡之間蓋鴻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簡記盡疾其驅以對新渥可

李嘉謀知襄陽府

教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爲公鄉大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藹然者猶一二數朕所以式逆其歸也會乏襄陽之帥僉謀惟久而又中道輟汝以寬顧憂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之會又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鄉不可則通儒也爾其欽承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教具官某觀蜀道之歌湘繫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此也爾其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即闕意不自得懷章亟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平進而樂遠外曾無繼芥見於詞色是

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引易地江左姑徇爾懷嗣有它寵可

權戶部侍郎梁摠除刑部侍郎

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
卒章獨告司寇蘇公夫皆準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
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某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
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
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焉頃為理官空囿案月及掌邦計郡
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瘁晉貳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
爾獄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允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也胄監
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
須明陟可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

羅克開除軍器監丞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爾愈爾克開皆以文雅嘗與聞學政矣而以愈丞農
扈克開歷監蓋試煩事益究爾能左右具宜則有明陟可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

辭龍圖改除直顯謨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以元祐名宦之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自見也
將漕郊畿燕及三輔朕圖爾功正名使華晉職犧閣是豈謂
之過歟而何遜章來上至于再三也益嘉廉操少却文謨雖
不償勞亦足厲世可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十月七日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
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紱端歸郎舍嘗試未久

譽處有聞顧以當路之鑣願就外服政界淮節以華其行雖
徇爾懷亦足風厲可

大理正問立泳除利州路提刑 十月十七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
下士漢總統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為理
官亦既累歲博文敏事侶不能言會擇蜀使咸曰汝可若爾
者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持節矣詳刑於蜀庸究爾能往
其欽承以須明陟可

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十

月二十八日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
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
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茲銜命萬

里來歸革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
夫後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
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哉以永
士譽言可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駟

除起居舍人十八日

敕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爰自嗣服儀圖其人
皆舊學也爾光祖駟頃在儲寮蔚為國士而光祖繇霜臺駟
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嘆息
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
坳駟擢居右陞豈徒以是為私乎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
入不欽號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閔

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昔荀卿嘗為祭酒矣而卒老蘭陵後世恨之爾某於今百辟家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為博士獨抱遺經而自詭治民遲遲翔集蓋累年於此矣晚長成均雅不自喜亟上懇牘欲使其私將輸江瑛陞華儀閣雖寵爾行而朕尚冀爾無遐心也以解荀卿之恨亦有意乎可

大理寺丞林思齋除大理正 閏十一月二日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擅聲名於場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為理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戶部郎中正漑除直秘閣知平江府 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治辦之吏患在缺薄豈弟之長或不事事此二千

石所以難具人也爾自分郡寄比遣使華長於心計徃徃所
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捐以予民動累鉅萬蜀道之人至今懷
惠若爾者可以托千里之國矣吳門擇牧蓋久而後得之輟
于望郎華以寓直爾其懋哉勿替 民譽可

太府寺簿范孫除太理寺丞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奕世載德孰如范氏爾克踐修益自問學色辭粹
溫君子人也俾丞棘寺未究爾能謹視刑書嗣有寵數可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改除浙

西提舉吳鑑除司封郎官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以吾冊府校讐之臣而越在外服不知其反期
何時非所以為經生學士勸也爾宗昭鑑嘗同日給筆札試
于玉堂之廬觀如堵墻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鑑在湘之
久也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指承流爾固樂此公論不置

孟歸郎闡其亟來朝以對新渥可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

黃灝除浙西提舉 大性十月三日 灝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今二浙猶三輔也比歲不登仍以旱潦荒政十二
其誰與朕推行之乎爰誅其人得於周行則汝大性得於列
郡則汝灝也東西二節於以分界平興頌積悉咨聽之吳越
之間民無菜色我有褒望必不爾後可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將上陳邕並除祕書省正字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朕命以雲漢側身之誼策爾於玉堂之廬爾峴
不徒具文而有惻隱之實爾邕科別其條而昌言之不枉於
執事文詞拳拳皆可觀也冊府儲才得爾惟允勉司校讎益
務亟育以就遠志以副殊休可

監登聞檢院楊太全除宗正寺主簿主管官告院傳

伯成除司農寺主簿叶明十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

子監主簿浩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夫以百畝之宰三年之淹僉言賢勞始有朝蹟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矧爾大全西州之彥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乎姑懋厥官以須褒進可

大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

閏十月二十五日

敕具官某古者干籥皆學於東序而耜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在東膠譽處盛矣推所講明施及右學將見諸生不但習孫吳而已則朕之所以用汝也可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八月

敕具官某等魯人以淑問獻囚而漢以文無害為獄椽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已於今多士為前進而廉退之稱不幾於魯詩所謂淑問者乎爾景俊於今法家為通才而無少恩

之敵不幾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乎俾丞棘寺同審刑書庶
幾吾民幽枉必達可

國子司業適除太府卿准東總領十一明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攷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
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
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誼是
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
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
應選擇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
所學奚必多訓可

楊源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請合于戚里將以圖膺仕也方優愍章及其黨
族宜進一官以廣恩意可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紆州組浸有民譽顧以伯氏庀司推牧抗章引却易地閬中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

敕具官某言者不狂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寬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日以練官補郡守而爾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且竟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爾私豈有為為之乎若但從欲不強起汝亦異於漢文矣婺越境錯可以將父便道之官是用侷汝其往拊吾民益以民事之暇強學待問朕豈汝忘哉可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勅具官某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馬之增減於此觀

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

武節郎提轄製造 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轉

一官

勅具官某以除戎器課勞而增秩非苟以為恩也天下無事武備易弛有精其能不可不勸可

沈槐 胡仲衡 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勅具官某等日者屢肆大眚圉圉空虛理官具負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閒暇益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

前知撫州趙彥繩知贛州

勅具官某江右民牧章貢為重爾彥繩以屬籍之秀奮於儒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為寡解組來朝適會闕守畀爾符竹咸曰是宜徃其究心以永終譽可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十一明二

勅具官某士行莫高於知止廟謨莫急於留賢一舉而二美
附此朕所以用爾祥也以爾議論接於前聞行藏備於素履
見推文行多士攸同粵從樞屬擢貳冑監而秉心無競陳誼
甚高蓋旬歲之間亡慮數請以年為解懷不自安也朕為此
風不作深用嘉尚爰疇已試晉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兩學
夫人臣守誼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

虞儔知湖州

勅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
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迺茗雪之間自昔樂土維
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是将焉寄
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尔行亟圖民庸以計來上可

張宗况

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勅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以勲閥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秩俾屬外臺非苟為恩將以風厲可

倪思知泉州

勅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為之作誦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脫時輩浸即膺仕蔚為國華日者方憇征驂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為豈必待仕而後憊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徃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廸功郎

勅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借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

程需輸米特補承信郎

勅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勅霜臺有請固不可屈於息泉壤可懷亦不容廢以法爰棄前咎遂還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能之典具官某信已之學兼人之才粵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浸更臚仕耻徒事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臬事有發伏擿姦之功論建版曹皆足用長財之書肆予初政游有煩言屬爾沉痾姑從薄責諒兼忘於寵辱何遽隔於幽明東首拖紳冒慰九原之恨西清持橐尚歆再命之榮可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廿二明二勅具官某雍也仁而不佞仲尼所以第德行之科也爾羣居

則寡言旅進則却立不樂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歟久游冊府
殊無兢心比上著庭見謂直筆於焉序遷未足以究爾能也
朕方識之行有簡擢可

秘書丞陳棟除著作佐郎十一月二日

勅具官某載筆東觀極天下之選矣官資崇卑歲月久近不
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亞乎褻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銜鬻從
其所好翺翔著庭以昌令名以就遠器詩不云乎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爾亦喻此指乎可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十一月二日

勅具官某筮仕學省遂入容臺遂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奏名南宮嘗為天下第一種學績文光並務
持養次第及茲朝無異言往其懋哉以就遠器可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

正事 孟容 二月十七日

勅具官某朕每講至於春秋一書則聞劉氏之說本朝經學
未能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爾誠之孟容皆世科第誠之方
薄正曲臺雅有譽處而孟容淹恤在外稱者尤不容口也其
以誠之為禮博士而特招孟容實諸冊府詩不云子九周之
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朕蓋
庶幾於此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
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三月

勅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為內史而無尊重難危之勢非所
以覽示海內壯京室也具官某外寬而中剛未詳而本約能
通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忿疾于頑也
比嘗試對賦奏聞切朕識之久會謀畿帥而簡之庶僚貳于

起部蓋聞冀裏言之助者開群枉之門懷危得之情者持自
營之計內史不競職此之由儀圖其人無以易汝是用蔽自
朕志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彈壓之事往其懋哉以振首
善可

袁燦除大學正 十二月

勅具官某今周行之士可以為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遠至
于一再爾燦亦喻此指乎夫行修于家而未施用於世名聞
於州里而未有著於朝列此人主之所務白也宜益懋官
以副朕不遐遺之意可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

官孟猷除藉田令

猷閏十月三日

勅用人之弊其惟世邇而忘遠乎肆朕嗣服覽示無外間有
遺材取之下國爾祖儉爾猷皆以故家子孫雅有譽處孝友

行於窮約而趣尚不專於科第也徒勞州縣未克爾能以尔
祖儉丞外府猷令籍田其益好修以称朕意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上海圖書館藏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蒙恩改秩疊有倖冒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兼學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文叛之將閔河海岱群盜雲擾

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

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
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
纘丕緒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慙
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
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
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
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
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遂
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
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
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芴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
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

相息讐但為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
士氣臣恐此義寢微寢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
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
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略且有內爭
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社
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
路河決非常擾及閔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
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
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敷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
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
在于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入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昧拳

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曰時不可為者必有以藉口
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
好論邊事以希成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
耻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
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
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強君臣玩安虛延
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使中外人心
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
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
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
往者渡江諸臣僂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寬

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祭之遺法圖寇
鄧之高勲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
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陳祖宗立
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
本以致夷狄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
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
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
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
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
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
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
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
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

它雜斂皆起熙寧於是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斛秤披剝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羅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凡十數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者戶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今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為月椿又至今為額至所謂湊額采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推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斂之舊又益

以總制月椿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
今天下之民皆不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
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息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歛可
為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
以希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
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
也

第三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
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
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
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
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

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
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
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
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
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
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以教
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
之類是已

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
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
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
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
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

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
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
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
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
官性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
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
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 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
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
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歛之名而不
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

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

非必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
灼見其偏歟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
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 察之專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
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徃徃不至執
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
而朝廷之勢遠 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
別由今臺省視六品長吏 為清濁况它有司乎臣故曰有
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
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
目 而守將 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遠乎自
以 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
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况支郡乎
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 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

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史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

匹夫單人動搖

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

以不事事者常無

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

罪也勢也且以綿

數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

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抵深厚可以託重雖

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

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

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

利害甚相遠絕也而每患不果芴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

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抹天下之勢則

宗社幸甚蒼生幸甚十四年六月王丞相准取旨免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稅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紹興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大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

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一萬
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
紐計銀價除落故所行乃為

實惠知縣羅公旦所

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
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
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敷納故其所行但為虛
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
千貫之多捐之為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
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損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
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
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
揮申尚書省欲望 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
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

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

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稅戶隨抄收錢均指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為文具

一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

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睿旨與隨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

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戶折銀錢上

所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
此並不起發去訖今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
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
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
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
豁施行

一 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徭峒項年柳寇蓋嘗上煩南顧
之憂矣稽其兵籍最為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
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唯備
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
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
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

綱運齋擊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
之到官亦欲略行整齷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
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
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
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
州軍尋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再差鄂州軍
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
月二日樞密院降

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柳
州黃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
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
有臨武縣楊梅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
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帶銜今來臨

武縣見有成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舊
管平陽巡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置司臣今相
度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
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閱
稍壯軍壘猝有抽喚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
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
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

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
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柳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心尋
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依體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柳之宜章
本軍臨武兩縣初建縣學所以勸獎風厲條目甚備仰

見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邊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來
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
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
若只就州軍學展套齋舍增養生員責之教授誘進義
社豪民或邊峒子弟孫姪入學听讀仍以縣令佐兼管
幹贍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
點檢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
以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官理為勞績量立賞
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 陛下財幸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淳熙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

敕指揮申尚書省去訖乞賜檢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赴住賣茶引二十二道每道

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趁綠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為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安希增羨之賞於任內添起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通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却於輸納倉庫收趁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采場每石九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額敷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九科歛民錢八千七十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乞覈實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欲望

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
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趁今臣將見
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
微細亦足以彰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
斷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五人強盜十二人劫盜八人
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
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
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柳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
間強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
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兼廂禁軍人數稀少部
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
軍庶乂安靜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
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須配隸柳
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
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
司照應詣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
合遵依施行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
郡不同伏望

聖慈特賜矜宥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開化圖書經

Kaishwa library

上海圖書館藏

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本司至於日即反覆參攷見得永州實是匱乏積而至於淳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椿常施下七箇月不解共為錢三萬五千貫文餘逋稱此而又民俗強悍動多囂訟此所以為難全州素號僅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椿每孟月錢季月起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褊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為易今來知永州趙謚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趙前三箇月却又補帶舊欠凡為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如趙謚則永雖凋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

期洎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故交承之際頓不起解若
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拖下三箇月凡為錢一萬二千
貫文又官吏又無俸給軍人冬衣終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
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彫敝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實
奉行寬大之詔數內永州減月椿錢歲五千貫亦是謚率先
他郡將所蠲減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
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卹民自非謚有志愛民
安能如此臣以為若謚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
本書生顧為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
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為行且受代或是儲積以遺後
人比及休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
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戶秋苗朔行預借一半方
禾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柰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

笑臣以為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弼為之闔郡之事井井有條士人悅之軍人安之旁及徭峒悉聽約束觀其才有過人者但視永州不為甚難勞効差小耳以臣愚陋衰疾實不足任刺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寄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倖善罷再竊官職何以為負使令者之戒趙謚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倫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

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謚王公弼特賜擢用伏候勅旨

湖南提舉薦士狀

臣恭觀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

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謫有民
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錄事
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
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
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
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
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
大所居闔郡宗為師友比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
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
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
帥臣劉惇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寃人臣如此其
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饑
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救荒之際力

不辨此臣懼無以塞責猶實教臣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
之一為惠一方猶與有力臣以為猶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
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耻為苟簡往歲江陵今茲攸縣廉
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匹夫不獲伸則身
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抹弊之
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邇
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倍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
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沉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
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為縣
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
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蔡京變法實為咎
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為民擾蓋利東路則西
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

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益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炤之
平者則迹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炤其人
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
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
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
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
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有旨吳獵持礪楊炤宋
文仲並赴都堂審察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某
一介庸陋本不適用偶際休明荐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
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可謂寵光
狎至私計兼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兼足遽

為求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某祠祿之請不避
煩瀆至于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秋初心痛至不省事當倉
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茫然一榻不能交談
昇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錄賴有天幸以此心氣衰憊目
力短昏雖極勉強嘗慮妨闕重念某終有一兒尤不敏事書
問滿前莫能報謝米鹽瑣碎時復闕決夫多病早衰傍無
伙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為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為媿若
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祿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
前請特賜敷奏別與祠祿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
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蒙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晉
應孟明資闕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
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

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

待闕差遣某見迤邐前去衢婺州听候

指揮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 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嘗惟念 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

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繼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
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
正統之自約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爰暨陛下
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
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欽
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
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
進止

第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
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
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
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熙寧則

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令封樁迄今為額至于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于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歛合而為經制迄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漆酒五文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總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為月椿大軍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盡歸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樞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斛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料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徠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知畏則宜以揀民窮為已任 陛下以揀民窮為已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 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 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 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揀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所以為不可總領所欲以為可矣柰何都統司不可也 陛下亦熟念之歟

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
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
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
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
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
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
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
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
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
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
起而為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
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
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

者而何疑不決 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
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
當年穀屨豐邊鄙不聳失此閑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為郎幸得賜對上云卿
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
急於此只為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
容款曲敷奏 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獎再三奏容
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
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家清問不勝悚
惧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
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
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

自遠外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

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
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
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

聖慈特賜寬假上云者撰得幾卷即逐旋進來不妨
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敢僭越投
進文字以此終是踉蹌未安 上連聲云不妨不妨
辭免除祕書省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對冒陳臣除祕書少監兼職
依舊竊惟 自古所重自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循次

而進亦以待 之人伏念某學術空疎重以衰惰視

今同進為日又淺上之不應遴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
乃因賜對有此越擢若遂昧冒安受不辭則是哆然弗揆敢

當嘉獎此所以須至懇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為辭重
念某頃緣衰惰嘗申祠請尋趣奏事遂留為郎乃以重遠成
命黽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
恩以安愚分

轉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
以為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
僭論偶契聖聰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
復為陛下誦之蓋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
爰暨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
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
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

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
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
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者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
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叅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
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
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
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
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為可聽
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
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
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
行哉伏覩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
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間者上自侍從臺諫

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
以為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
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
或以為方崇清靜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為
陛下自去冬違豫以來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
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 藝祖故
事上徹冕旒之聽者 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
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
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 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
陳推行 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說可以次
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上海文集卷之三

九

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戶後錢更增數三年羅紹興五年三月拘收入總制

窠一分寬剩錢興五年起發九年羅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

名窠盡隸總制而又以罷虞候重祿錢宣和三年陳亨伯

羅本乾道四年拘收罷諸州曹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五年

入總制窠名起發罷學事司人重雇錢宣和五年宣和羅本之類盡隸

總制至於官戶不減半後錢建炎二年六月拘收依在總制

赴南在京吏祿在京官員雇人錢惟京吏祿每歲一萬四千五百

庫百貫政和元年每路量添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紹聖元年

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後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後人

無祿者衆矣夫使民出錢募後而逸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

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後

法不得不壞何謂後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

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遺公事

蠹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若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之責破家蕩產者往往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科非役法也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臣請言役法與保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戶分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為上下二等者長於第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役錢一十五貫文如本村上等入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從上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不出納後錢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稅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此役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選

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
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
都選主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
者二人為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
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後法者五等簿長也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通
縣計之自第一至以其戶強弱各自為簿魚鱗簿者以
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以其戶強弱併為一簿各
自為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二等之
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後均併為
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強戶則歇後之日長或一都之中
適多弱戶則歇後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
不得不推排一二以為強戶則無復歇後之日以其力相殊

絕故其役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而已
與免後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
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催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
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賊役今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保丁一
人充甲頭並須催租稅常平等錢嘉祐以前未有此
令

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
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充甲頭皆最下戶
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輸
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
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士大
夫固耻言安石之為人乃若章厚則指為罪魁皆知其殘忍

不恤敢於斷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
端為成憲臣實未喻萬古復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
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為
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
一事而役害最大中人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
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章
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輒議者不過付之
有司檢坐見條申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
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今侍後
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来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後法
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

紹熙二年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衆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

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婦以畿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為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用為法事親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做之勿以為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究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
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
保而望思婦來之墓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
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太王姿稟純明嗜好鮮少
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
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歛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嘖蹙不忍聞
也邇者主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為
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感焉會慶誕節
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 陛下復闕稱賀之禮
而弗講群臣迫怵妄窺聖意臣固知 陛下自違豫以來雖
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
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况觀往古無
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 陛下上虧三官之權

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冢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願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博除起居舍人某忽拜除命
懼不遑居伏念某疎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癯
介在衆俊是為陳人而自再入脩門疊冒殊渥甫綴郎曹遂
領冊府終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攷信
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
安數竒之迹全靖共之操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誤恩
以輯公論聖旨不允 二十四 二省同奉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陳博兼權中書舍人竊以
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閑
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競則不足
以慰滿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藻衰落無
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為之必見闕誤

此所以聞命震惧須至控免而况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兼
數器終効一官則寢此誤恩改恩改畀他士不惟寬小已共
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眾之義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曲從
兩乞四年正月十九日三省

繳奏劉煇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劉煇首議禁戰私錢
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寮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今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
以劉煇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 陛下念
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
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
緣特降 批旨稍開事体即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
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心欲望 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

旨將劉焯只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關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焯煩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奏入 詔 九日

繳奏刑部大理寺駟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駟大為說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駟大為准條為絞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 聖旨駟大為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駟大為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為持仗強盜贓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為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檐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

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杵棒之文該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為盜者即為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為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櫜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盜斫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趁孳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抗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鎌櫜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仗以明必是特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牴牾至於元豐刪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

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
特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仗注云謂採斫須金刃船棧須
篙揖負須櫓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特
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
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兼詳元豐剛定嘉祐
敕顛倒本文已失初意謂在調耕做之法節略數字便成深
文謂細性槍杖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
人矣今來鄔大為之獄只是布袋并櫓即不曾施威力若用
嘉祐舊敕即非特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
本特所須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
仗本特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為
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
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

死者各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
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抗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須
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抗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
豐改作離析敕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 睿慈特
將鄆大為之罪從未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
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刑定
所據嘉祐舊敕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
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敕今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敕
多在釐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尚未追
正今來若行刪潤初非泐新衝改而 聖主好生之德公朝
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
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難臣曰嘉祐勅稱以鎌槌刀斧之屬必繼之以
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仗臣
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文竊
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強
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強
盜者依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
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
盜可以加等依強盜條故為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
入屋為盜即雖強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強盜條故不
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

睿照

二月十六日
得旨改斷奏入

上 嘉王劄子

其等皇恐僭越有迫切之懇仰干 王聽近者 主上車駕

再不過官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上意猶豫未
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為能贊乘輿之決為主上言
此者莫如中官能通官禁之情為中官言此者莫如大王又
以其等忝為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
盛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
如主上稍惑愆於朝謁恭想重華未必便有間言只緣乘輿
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
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既饑弗得食
勞弗能息長嗟浩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測此皆大王
之所親見中官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某等欲望
大王力請於中官以調娛主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
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為
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渝如此則

北內懽愉外廷悅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
譽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豈惟女史之光儲君之福
哉

直前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覲陛下大昕視朝天顏肅穆垂
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
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
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
長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
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
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省記近在旬月煩違常度者哉而軍民
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
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

有不能釋然者矣為之震怒至於愆和嘗發威斷痛有行遣
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
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曉冲襟所以或於臨軒
而與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 陛下天資仁厚
不察其為誤已臣所以深惜 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
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
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
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為賞怒
則為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豈容鬱鬱
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
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關繫為至重莫不先定
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
有棠棣之燕是皆轉禍為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

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
敬聞兩宮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
幸而又邊鄙不聳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
已謂小康苦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
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為胡鄉不可
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况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
因循但曰紆故寢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
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貴在貫通少有壅底便生疾恙
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迂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
復一日莫以為恠人心益訖主勢益輕脫有好檢時為利
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
覺祭或放散儀衛或革退臣僚或闢諫官闢或激怒軍旅萬
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何

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
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為此悒快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
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
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
以為刺作詩之旨豈是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
已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
陛下留神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用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閱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委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
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可
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
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立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尤為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往入

橫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為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僥倖云爾檢准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
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 壽皇愛惜
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闔士而詔
書諄諄持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
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
安仁迺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
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覬心沮壯士之
鬪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萬事例
臣竊謂黃萬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遙郡臣寮論之竟寢
前命即不以趙圭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脩舉有旨許
用王公昌例轉遙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三月十三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踈遠小臣驟蒙任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来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

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遣過千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三省同奉

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 聖旨指揮施行此 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

歲嘗降特旨郭果等八人總戎閫外宣力為多 並特轉

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由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 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 聖旨竟今

回授且夫帥閫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

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申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

仁放過臣恐請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任

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寄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省官稱職任恩數請給並遵。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况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知省事用該遇登極及製造皇后禱衣了畢梁彬以從壽皇駕過重華宮此乃舜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不免上違隆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聖慈特賜褒罷前命止今因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其一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疊冒恩渥備員右史兼職
西掖書生所願不過及此極欲勉強庸篤少效尺寸伏念某
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
非便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
會前請與之祠祿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
蒙衿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儼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

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平治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迺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諛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謹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允若此皆諛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官禁因其樂厭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允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諂惡灾

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熒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摠攬乾綱之業矣踐祚以來其見於明効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苞苴之弊息不米游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啓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宏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陛下克此德濟此治効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

陸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 陸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遠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丁寧不可回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顛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 陸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蠶爾小臣白身補受被封駁者再笑而陸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 陸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 陸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牧反掌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

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蓋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狃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

蒙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
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蒙所
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
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蒙所
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
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迁改今
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絕
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緘
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據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
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
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
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

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
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
瑀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
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職
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
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
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
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
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
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
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
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
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

裴垪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
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
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進止類明勸酬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宣
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脩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錄未修
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
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踰年竟不能編一
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
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
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
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
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

急率課取具臨時草草逃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
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
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脩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
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見謂
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
職名中有祕閣脩撰右文殿脩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
三館脩書官名目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
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迂
祕閣修撰又稍迂右文殿脩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勞蹟
雖就迂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
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効無冷局之嫌庶幾大
典責成有人况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寄
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貼職而以供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論史
事唯 陛下裁幸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 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嘗投
寘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庚輩亦
各編管估籍及許逐便以來間有 命則給舍臣寮節次論
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服用或擬於乘輿聲色不
下於宮禁禁路鈴正使實供廝役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
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群臣有言悉蒙開
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除後
省封還追於天威勉書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
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采群臣前日
之言因為之詞則是具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權用之

失若但揣 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 壽皇及初
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
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
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 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
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樞密院劄子去訖奏入不報
二月十五日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
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
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錄
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宗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
行下薛宗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

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
到本庫契勘薛宗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克御前上等
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
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宗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
素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
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八月初

繳奏閣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
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
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
勘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餘應于合得轉官恩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察上言三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体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体例臣愚欲望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誦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

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間未嘗不軫懷勲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係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勲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為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

有君臣之間而倉卒不審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舐望稟命不度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病不痊均佚鄉郡

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旅視道路惻然雖雄勲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

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
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
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
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

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杖杜之禮曾未及請挺復致仕
故尤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
其生乎

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

威望敵國之所窺覷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
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
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
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勲臣
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
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

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
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
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乎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
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患在
聖朝不足以勸人况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
中又有外宅婢阿闢用炮烙刀刃之刑害阿鄭等蓋嘗法
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
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
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

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予以光華主
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
也措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八月初十一

第二狀

今日十二日恭奉

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

御筆為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
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
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

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
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脩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僕望之情施
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為勳
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
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闕
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闕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
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僕望者惶

惑而謗譏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聞者之為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思數踟躕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嘿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儼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衆之間群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奏明
留中
三日

上嘉王劄子

某輒有愚悃仰禪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宮中外
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王密啓中宮從容調護已而六飛順
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為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闕睢大王奉親
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未年慶壽
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顛顛欣逢盛事儻若清
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興謗議徒玷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
聽肯為達群下之情共想中宮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頌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宮之
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為事體允涉觀瞻外而使客
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係非輕稍

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
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
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
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嘿
干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

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庶知外間仰望之切某申稟

是日蒙王喚某到講堂云劄子極好但要
繳進中官可與一講不真作文字便封來

又劄子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于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
宮群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宛轉
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
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官多方勸

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此少不足利害
非細某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
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憐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解
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
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
押次可以奏知中宮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
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閣門看班祗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傳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

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
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
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
作非况補授欲將自隆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
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

訓武郎止今來

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
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遷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
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九月奏入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
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

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

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孰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為陛下怒給舍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為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不下則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

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去彼卒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終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

陛下本心也而况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

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

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 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

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入也雖然群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

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
若 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
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
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
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
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 陛下者也所以誤
陛下者將以孤 陛下也至此夫不察 陛下之心而以
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
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 陛下誠以本心之
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
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
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
遠圖以此為小康垂拱而責成也垂拱而責成則鐘鼓絲竹

樂與同尊俎祗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
然則陛下何直為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沟沟也臣最微
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
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
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
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禮交權上
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
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
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
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
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
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豈

敢承 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
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尤見 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
領 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
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
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
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踈賤妄有違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
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
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
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即
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
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

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

補外體

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睿照

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狀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養

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

而久官

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

每一念

下為之心折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霑

澤臣亦

無以見於地下矣况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欲望聖慈矜憐

哀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黃少慰存

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多方淳熙七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例今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月二十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傳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慚懼須至頌瀆伏念

某衰朽罷駕誤玷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違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聖旨初九兼職並依舊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祭享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己業如此則前後承襲

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二月初六日奏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舒州
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今臣書行右臣
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身
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
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
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
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
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
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今阿王快取索來阿王紀恨
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

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為斯人慮者甚嚴密也况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絕不為親禮也聖人豈忍絕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母以是為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之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六月二日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傅昌朝已礙止法兼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傅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

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傳昌朝蠢爾
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
當轉行一官更出合自家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
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日 朔 八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
潜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今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
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潜藩應奉推恩入
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
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
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后受冊推恩賞轉承信郎顏守忠
係收使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
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官

賞方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
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
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三十一期二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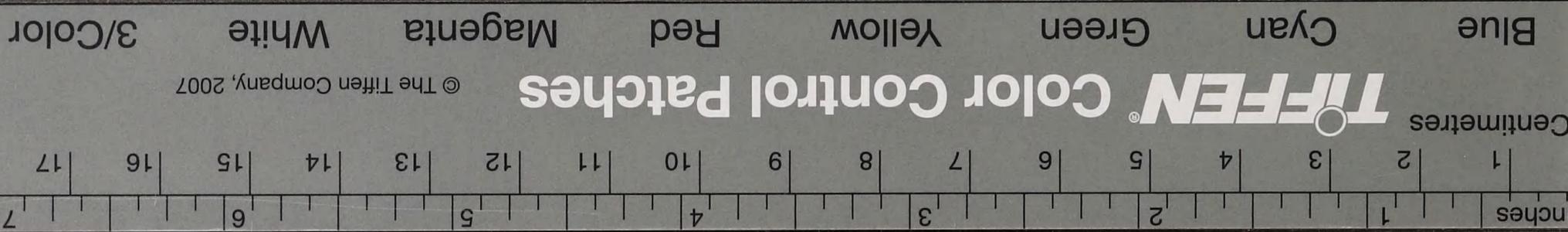
藏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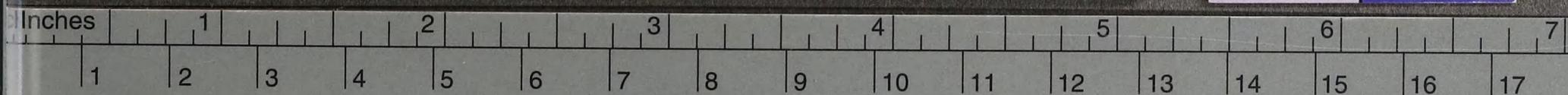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

四

開館圖書
Kashi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t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